



刺婚

CIHUN

糅合悬疑、推理的另类婚恋故事

婚姻充斥匪夷所思的谎言，
围城中人，谁不伤痕累累？
下一刻，阳光还是黑暗？

THORN
MARRIAGE

印月
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THORN MARRIAGE

刺婚

印月／著

C
I
H
U
N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刺婚 / 印月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221-09788-0

I . ①刺… II . ①印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7120 号

刺 婚

Cihun

作者 印月

责任编辑 武波

特约编辑 吴茜茜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64 千字 印张 16.5

ISBN 978-7-221-09788-0

定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刺婚

CI
HU
N

糅合悬疑、推理的另类婚恋故事

婚姻充斥匪夷所思的谎言，
围城中人，谁不伤痕累累？
下一刻，阳光还是黑暗？

THORN
MARRIAGE

印月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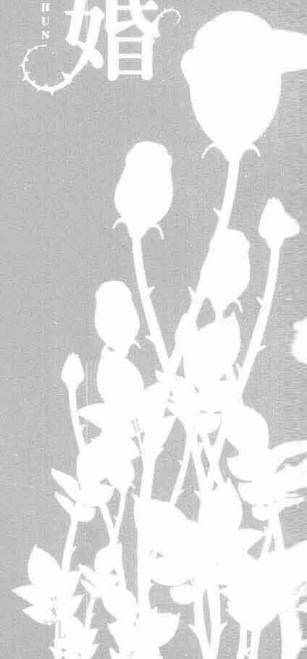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印月

原名李伊琳，广州人，喜爱写作、古琴、古筝、中医养生，一度经营自己的公司。2008年开始创作，描写都市情感百态，以贴近现实生活的文风，在小说中泼洒生活的滋味，追求小说与生活的完美结合。

刺婚
C I H U N



目 录

第一卷 骤 变 / 001

屏幕上显示一条短信息：小猪的兔子，我刚才打电话给你，你妹妹说你在洗澡。她好奇怪哦，连未来嫂子的醋也要吃，难怪你一直都不敢带我回你家，她真的好怕别人会抢走你呀。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？哈哈！她说她是你妻子。

第二卷 纠 葛 / 109

“哭吧，哭吧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。”雷思行又一次将她拥入怀里，紧紧地搂着。

三年前他没能说服她，那么轻易就放手，是他错了。

如今他要亲手撕开那个家伙的真面目，以雪这三年来他们带来的痛苦和屈辱。

第三卷 绝 然 / 201

凌依然“嗯”了一声，身体酥酥软软地被他抱到沙发上，微微抬头，闪着一双湿漉漉的眸子，见他唇边浮起笑意，眼神羞怯地移开了。

雷思行很喜欢她这羞涩迷人的表情，一个女人，在经历了那样的洗礼后，还能保持如此纯净的心境，他还有什么可求的？

第一卷

骤 变

001 电话风波

凌依然脸色苍白，身体摇摇欲坠，手往下一垂，手机“啪”的一声掉到了地上，满脑子轰鸣起来……

一定是听错了，一定是……

可是，心为何这么痛？！

不是的，错觉，一定是错觉……

用手捂耳朵，身体再也忍不住强烈地抽搐起来。

虽然是初夏，但是此刻，凌依然仿佛进了冰窖，全身寒冷入骨。

就在这时，浴室门打开了，彭超裸着上身，只围了一条浴巾在腰间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一眼看见靠在梳妆台旁边的凌依然面如死灰，神情痛苦，急忙小跑过去扶住她，急切又心疼地问：“依人，怎么了？”

凌依然浑身颤抖，面无一丝表情，抬头睁圆眼睛，目光是他从未见过的冷漠，似乎还有些悲愤哀伤。

她到底怎么了？

彭超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直觉告诉他，她并非身体原因才这样。迎着她的目光，对上她的眼神，胸口不由猛地一提。

那明灿灿的眼眸里，瞬间竟然闪耀着泪花，却倔强地任其在眼眶里打转，让人极是心疼，却又陌生得可怕。

“给我解释！”不等他揣摩透彻，凌依然陡然挺直身体，冷冷地说道。

“什么？！”彭超一头雾水，同样瞪圆眼睛，愣愣地看着她。

不知道要他解释什么，看样子，似乎发生了什么很严重的事情，不然她怎么会这样？

正当他纳闷不已，瞥眼看见自己的手机掉在地上，心里不由一紧。

她向来很爱惜他的东西，哪怕是他穿了一天的臭袜子，也不许随便丢在地上。

何况是手机。怎么会把它丢在地上了呢？

难道是……不可能！

刚才他们还好好的呢！

“依人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彭超心里忐忑不安，面部表情却显得极为担心凌依然。

不必猜测，对于她实在没有必要花心思去想那么多，有话直接说直接问就好了。

可是这一次，他错了。

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就相信他、原谅他。

瞧！那双漂亮的眸子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慌乱和幽怨。

若不是他今晚忘记关机，若不是那个女的刚好在他洗澡的时候打电话过来，她将一直被蒙在鼓里。

难怪这一年来，他回到家就把其中一个手机关了，还厚颜无耻地跟她说这是广怡电视台配给他的工作专用手机，所以只在工作时间开机。

彭超做事向来公私分明，他还有另外一部手机，二十四小时开通，只接私人电话。

凌依然没有出声，微不可觉地摇了摇头，眼睛不经意扫了下地上的手机。

顺着她的目光，彭超看了看地上的手机，脸上随即掠过一丝慌乱的神色，松开扶在她手臂上的手，蹲下去捡起手机。

屏幕上显示一条短信息：小猪的兔子，我刚才打电话给你，你妹妹说你在洗澡。她好奇怪哦，连未来嫂子的醋也要吃，难怪你一直都不敢带我回你家，她真的好怕别人会抢走你呀。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？哈哈！她说她是你妻子。

看完这条短信，彭超脸色顿时铁青。

糟糕！这个事如果处理不好，不仅马上就会身败名裂，连同这几年辛辛苦苦打拼的事业也会毁于一旦。

他做事向来小心谨慎，不知为何今晚却关错了机。

彭超是何等聪明的人！

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，自然地把手机放在梳妆台上，然后伸手搂过凌依然的肩膀，两眼直视她，坚定地说：“呵呵，老婆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了，原来你是在吃醋！我很开心，你在乎我，很在乎很在乎，所以才会吃醋成这个样子。我现在郑重地向你保证，由始至终，我都只爱你一个！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女孩是我的同事，她是我们电视台副台长的女儿，叫雪莹，在北京读书，还没有毕业呢，这两个月来我们电视台实习，刚好安排在我们策划部。你知道的，她父亲在娱乐圈，她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，平时又是娇生惯养的，所以就养成了刁钻古怪、野蛮任性的性格。据我所知，她经常捉弄我们这些男同胞，就上周她才发了一条类似的短信给我们部门的其中一个男同事，害得他女朋友差点就和他分手了。她之所以喜欢恶作剧，据说是因为她被男朋友甩了，心理不平衡。其实她挺可怜的，虽然出身名门，人也长得漂亮，可惜从小到大，父母除了给她钱，并没有给她多少关爱，久而久之，她就特别仇视那些家庭和睦的人。我曾经听范姐说过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她每次谈恋爱不是被骗就是被甩。也许因为这样，她的心态慢慢就被扭曲了，每当知道身边的男性朋友和他的女朋友或者老婆很恩爱时，她就喜欢搞破坏。”

在这种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，彭超瞬间就构思了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妙理高论，洋洋洒洒地说了出来，真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反应能力。

“是这样吗？”凌依然冷哼一声，似笑非笑。

“你是我老婆，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你若不相信，我可以……”彭超话还没有说完，梳妆台上的手机又震动了。

凌依然站着没有动，彭超也没有动，实际上，他们都猜到了电话是谁打来的。

只不过，她害怕看到屏幕上那几个字，而他更是不愿在这个时候看到那几

个字。

既然她不看也不接他的电话，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

可惜手机震动了很久都没有停下来，震得凌依然惊慌失措、心烦意乱。

心烦意乱的人不止她一个，彭超也被震得相当恼火。他知道再这样震下去就要出状况了，想伸手过去把手机关了，却被离手机近一点的凌依然抢先拿了起来。

“不要接！”情急慌乱中，彭超脱口而出，说了一句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。

“你不是说是副台长的女儿吗，为什么不能接？”凌依然很想说服自己再相信他一次，可他这种反应分明是此地无银，让她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相信他的理由了。

“你是我老婆，我们应该互相尊重、互相信任，就算要接，也应该由我来接吧？”彭超强压住心里的慌张，语速平缓地说道。

“既然你都说我是你老婆，我帮你接一下电话又如何？”她不想当场揭他的丑，但是这种情况下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

他难堪，她也不好受。

“我没有说不可以，我只是怕同事会笑话我，说我回到家连接电话的自由都没有。”彭超慌乱不已，情绪开始有些失控了，语无伦次，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

她今天吃错药了吗？怎么会这么认真？

以前她从来不会这样，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她都会听他的。甚至有好几次，他做错事，错得很过分，她都会给他机会，听他解释，最后还是原谅他的。没想到这一次她会这么固执。

“哦？！那我跟她说你还没有洗完澡，这样人家就不会笑话你了。”凌依然只差没一口血吐出来，这是什么话？

老婆帮老公接一下电话就没有自由了？

“依人，你是怎么了？我们夫妻俩向来都是相敬如宾，今晚怎么就不顾我的感受呢？”彭超快要装不下去了，又想拿凌依然的软肋做文章了。

“相敬如宾？！不顾你的感受？！好！说得好！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在做那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”凌依然真的怒了，没想到他会无耻到这种地步。

争执间手机停止了震动。

彭超如释重负，争吵也跟着停了下来。

可惜没过多久，手机又震动了。

彭超非常恼火，想从凌依然手里抢过手机。

凌依然见状，直接按了免提。

“喂……爱公，是你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”手机接通，传来对方娇媚的声音。

爱公？！

凌依然浑身战栗，差点跌坐在地上。

002 冰火两重天

“你和我一样愚蠢！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他老婆！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？！”凌依然几乎是吼出来，恨不能一巴掌把她打醒。

“什么？！你真是他的老婆？！”对方很吃惊，似乎她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话。

“凌依然！你毁了我的一切！”彭超猛然怒吼一声，挥手将凌依然手中的手机打掉在地上。

只见他的脸由青变白，由白变紫，由紫变黑，那阴鸷的眼神仿佛要把凌依然吃掉。

“告诉你！别以为你以前帮过我，我就欠你一辈子！这几年，你吃好穿好住好，要什么就给你买什么，荣誉和富贵都让你享之不尽，什么都还清给你了！”彭超向前一步，离凌依然的脸不到一公分，狠狠地吼道。

凌依然吓得后退了半步，额头渗出一层细细的汗珠，嘴巴张了张，哪里还会说话？

彭超已经失去理智，内心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，额头布满黑线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却没再说出什么话来，拧紧面部肌肉，两颊上下滚动，双眼充血，死死

地瞪着凌依然。

可怜她只会瞪大眼睛，双腿发软打战。

打从认识他起，凌依然就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凶过。

她真的怕了，怕他怒火烧心会把她撕个粉碎。

“啊！”彭超突然转身把挂在墙壁上的电视机抠下来，砸在地上。

凌依然躲避不及，右脚面被划了一道痕，血立刻渗出来……

谁会相信这就是大家公认的要给他立牌坊的好男人的模范？

也就是半个小时前，他们还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小夫妻。

咚！咚！咚！彭超大力地敲着自家的大门。

通常只要不过晚上十点，彭超每次下班回来都会习惯性地敲门，然后等凌依然出来给他开门。

其实不为什么，刚开始，只因她出来帮他开门的时候总是露出一张迷人的可爱的笑脸，并说：“老公，你回来啦！”

然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进屋，在那张迷人的脸上亲一口，看着她从鞋柜里帮自己取出拖鞋，放在他的脚边，接过他手里的公事包，心里感觉非常受用。后来他每次回到自家的门口，干脆连钥匙都懒得掏了。

因为他知道，她总是在家里等着他回来。

“谁呀？来了！”凌依然正在做晚饭，急忙跑出去开门。

平时回到家，彭超通常是有节奏地敲两下门，哪会像今天这般鲁莽？

门开了，见是自己的老公，凌依然自然而然地换了一张笑脸迎上去，说：“老公，你回来啦！”见彭超没有什么表示，就嘟着小嘴问了一句，“今天怎么了？这么大力敲门。”

彭超看着她笑意盈盈没有出声，直接用脚把门踹上，公事包随手丢在地上，搂她入怀，接着就是一阵热烈的吻。

“老……老公，你……怎么了？”凌依然胸口起伏，娇喘不息。

“老婆，今天……我们赚了……三十万，我很开心，我们很快就可以自己开公司啦。”好不容易放开她，彭超抚着她的小脸，同样喘着粗气。

“真的吗？怎么会赚这么多？”真是意外又惊喜，凌依然抬眸，满眼崇拜地看着他。

“嗯，当然是真的，我下午出去就是为了收这笔钱，本来想早点告诉你的，但又想给你一个惊喜。看！就是这张卡，里面有三十万。”彭超说着，从衬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然后接着说，“这都要归功于你，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接了交通集团的一个项目吗？就是那个长寿高速公路。你起草的策划案，广怡交通集团通过了。这个项目是以我个人名义做的，除去成本，我们净赚了三十万，给，这张卡你收好。”

“老公，你真棒！”凌依然踮起脚跟，“啵”地一下在彭超脸上亲了一口。彭超有些得意，回吻着她的桃红小嘴，然后把可爱的人儿搂入怀里。

最喜欢看到她这样，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自己。只有这时，他才真实地感觉到她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。

“老公，万一被电视台发现你私自接项目，怎么办？”凌依然幸福地靠在他的臂弯里，忽然想起什么，眉头皱了皱，昂起头问道。

彭超松了松手臂，安慰她说：“不会的，这个项目是为我以前在励精广告公司的老客户做的，就算他们知道，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”

“可是，你跟广怡电视台有约在先，在职期间，不能帮任何公司或者个人做同类型的业务。”小嘴抿了抿，凌依然还是有些不放心。

“傻瓜！就你会钻牛角，我又不是做什么违法的事，再说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呢？”彭超抬手点了点她的额头，又将她拥入怀里，嘴角慢慢上扬。

真是一个单纯的笨女人，幸好没告诉她赚了一百二十万，要不然她会吓成什么样了？

唉！彭超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很想跟她分享一切，可是她这么单纯，有些事情他根本就不敢跟她说，有些观点也不敢跟她探讨。然而就是这么个简单的女人，让他又爱又怕。

正当彭超在感慨不已时，凌依然忽然闻到一股异味。

糟糕！香芋焖鸭变成香芋烤鸭了。

她轻轻挣脱开彭超的臂弯，嘟着小嘴道：“老公，今晚我们要吃烤鸭了。”

“没事，烤鸭更香！”彭超也闻到一股糊味，笑了笑说。

吃过饭，彭超抢着收拾碗筷、洗碗。

凌依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透过厨房的玻璃门，看见彭超围着围裙在里面忙碌，那种令女人欣赏的魅力指数绝不逊色于在办公桌前认真工作的男人。

超级 MAN！

原来男人做家务竟然可以这般可爱！

凌依然起身走过去，悄悄地进了厨房，从背后抱着他的腰，小脸贴在他宽厚结实的背上，眨着眼睛看他擦煤气灶。

其实，彭超是很少做家务的。

因此，每次他进厨房的时候，她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满足和感动。

他工作很忙，她不需要他经常做家务，看见他累累的，她会心疼。

彭超转身吻了下她的额头，说：“老婆，碗洗好了，我们出去吧。”

“嗯！老公，抱抱！”凌依然张开双臂，撒起娇来。

“好，抱老婆出去喽！”彭超拦腰抱起她，向房间走去。

“哈哈哈！老公，放我下来吧。”到了房间门口，彭超调皮地低下头在她香软的胸口拱了拱，惹得凌依然哈哈大笑。

“不放！一起洗澡！”热热的鼻息打在她的小脸上，彭超咬着她的耳垂，温柔又霸道地说。

“今晚不行，我来‘那个’了。”嘻嘻一笑，凌依然松开搂在他脖子上的双手，赶紧跳下来离开他的怀抱。

“啊？！”彭超嘴角扯了扯，苦着一张脸停在浴室门口。

“嘻嘻！老公，你先洗吧，我去帮你拿睡衣。”趁他还在发呆，凌依然一溜烟走开了。

“哒哒哒”，就在她走到衣柜旁边时，背后传来一阵不知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响声，吓了她一跳。

回头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声音好像是从梳妆台那边传过来的，凌依然走过去，原来是手机震动的声音。

拿起来一看，屏幕上显示“小猪”二字。

好肉麻的称呼！

怦！怦！

凌依然的心脏突突地跳了两下。

拇指放在接通键上一直没有按下去，终于手机停止了震动。

凌依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心里好乱。

“哒哒哒”，凌依然浑身一个激灵，手机又震动了，屏幕上依然是那两个

刺眼的字，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，而后睁开，鼓足勇气按了接通键。

“你好！请问是哪位？”凌依然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缓缓说道。

“呃？！你是彭丽吧？你哥哥在吗？”对方先是愣了一下，而后和蔼地问道。

“我是彭超的太太，不是他的妹妹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她认识彭丽？

“啊？！你是彭超的太太？！”对方惊呼一声，沉默不语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，“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听你哥哥说过，在你很小的时候，你们的妈妈就去世了，你们的爸爸又不怎么理你们，因此你很害怕别人抢走你哥哥。放心吧，我是你哥哥的女朋友，我不会抢走他的，我只会和他一样对你好。”

“女——朋——友？！”虽然在接电话前已经猜到了八九分，但亲耳听见对方说出这几个字，凌依然才知道高估了自己的接受能力，身体晃了晃，差点跌倒在地上。

“是呀，你哥哥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？喂……说话呀，你还在吗？”

对方频频追问，凌依然耳朵嗡嗡作响，无力地说道：“我是他的老婆，你怎么可能是他的女朋友？”

“什么？！你再说一遍！”

这是什么跟什么？

凌依然脑海一片混乱，身体一软，手机就掉到地上去了。

就在这时，彭超打开了浴室门，接着就发生了前面那一幕。

003 想不通

凌依然跌坐在地上，右脚面已经变成青黑一片。

痛！很痛！就像用刀子剜她的心！

彭超目露凶光，喘着粗气，狠狠地瞪着凌依然，突然转身走出房间。

砰！啪！乒乓！咚！客厅传来一阵摔东西的声音。

“嗖”的一声，突然，一大瓶橙汁飞进房间，凌依然惊恐地抬起头，只见彭超拿着一把水果刀从客厅向这边走来。

不好！凌依然一看不对劲，连惊带恐箭步般扑到房间门口，迅速把门关上反锁，捂住胸口，无力地靠在门上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房间的门也跟着微微震动，紧接着“格勒勒格勒勒”不知什么东西在发出凄惨的声音。

最后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这声音好像就在她的耳边，吓得她一颗心跟着突地跳了一下。她本能地挪开一点身体，闭上眼睛，瘫坐在地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似乎什么动静也没有了。凌依然慢慢地睁开眼睛，贴着门边侧耳细听，门外很安静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她长舒了一口气，泪水都流不出来了。

就在这时，“咚咚！咚咚！”外面似乎传来阵阵敲门的声音。凌依然惊魂未定，此时又是深夜，这声音听起来犹如鬼哭狼嚎。她把头埋进双腿和手臂之间，拼命捂住耳朵……

“有人吗？”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说话。

“谁？”凌依然松开手，细听了一会儿，确定是有人在说话，并且不是彭超的声音，心有余悸地问道。

“我们是小区的保安，有人投诉你们家很吵，我们就上来看，你们家没事吧？哎哟……”那个保安话还没有说完，似乎发生了什么意外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的同伴问道。

“哎！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。”那个保安发出一声吃痛的声音。

凌依然听着那两个人的对话，确定是小区的保安，便打开房间的门。

只见门框上插着一把刀，刚好对着她的鼻子。她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房间的灯光影射到客厅，一片狼藉。

借助灯光，保安也看到了客厅里面的情形，惊愕地说：“啊？！你们家是不是被强盗进屋抢劫了？”

“呃……不是，是因为乡下有个亲戚来我们家借钱，我们没有借给他，他就把我们家搞成这样了。”凌依然汗滴滴的，迫不得已撒了个谎。

客厅实在是不堪入目，电视机和音响都倒在地上，玻璃茶几被打碎了，还缺了一个角，沙发背朝天，底部被割了一条长长的裂痕，饮水机上的胶桶滚到

沙发底下，地上湿了一大片……

“哦？！那你们没有受伤吧？要不要报警？”刚才踩到东西的那个保安捡起一颗螺丝问道。

“我们没有受伤，不用报警，他已经走了。”凌依然赶紧回答。真不知道该谢他呢，还是说他太热心了。

“你们家这个亲戚还真是不讲理，人家不借钱给他，他就砸别人的东西？”保安愤愤不平，咂咂嘴说道。

凌依然艰难地挤出一点笑容，保安又问了几句才离开。

十来分钟，从头到尾她始终没有开客厅的灯，等保安走了后，反锁好大门，又返回房间关好门，瘫坐在床上。

随着思绪飞转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侵袭而来。

他走了？

就这样走了？

还会回来吗？

怎么会这样？

今天一整天，他们都好好的。因为是端午节，又是周末，彭超上午陪她回娘家看父母，吃过午饭，有客户打电话来，他才先走了。

凌依然是傍晚才从娘家回来的，晚饭还没有做好，他就回来了，还给了她一个惊喜——三十万的银行卡。

世事真难料，原本令许多朋友羡慕的恩爱夫妻，转眼间就变成这样了。

夜深人静，凌依然瘫在床上，目光呆滞，从眼角溢出来的泪水源源不断地流经耳郭后面，把后脑勺一大片头发都弄湿了。

一直以来，她都相信他们的爱情是最纯洁、最真挚、最无欺的，感情基础也是十八九岁从学校就开始培养起来的，可以说是相当扎实的。

当初无论多少人反对，她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她，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原因。为何到头来却变成了这样？

是因为太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短暂的，还是因为今日朦胧的幸福终会变成明日朦胧的悲伤？

记得当初他刚来广怡的时候，一无所有，好朋友都劝她不要和他在一起。后来她怕他难堪，渐渐地和那些朋友疏远了。